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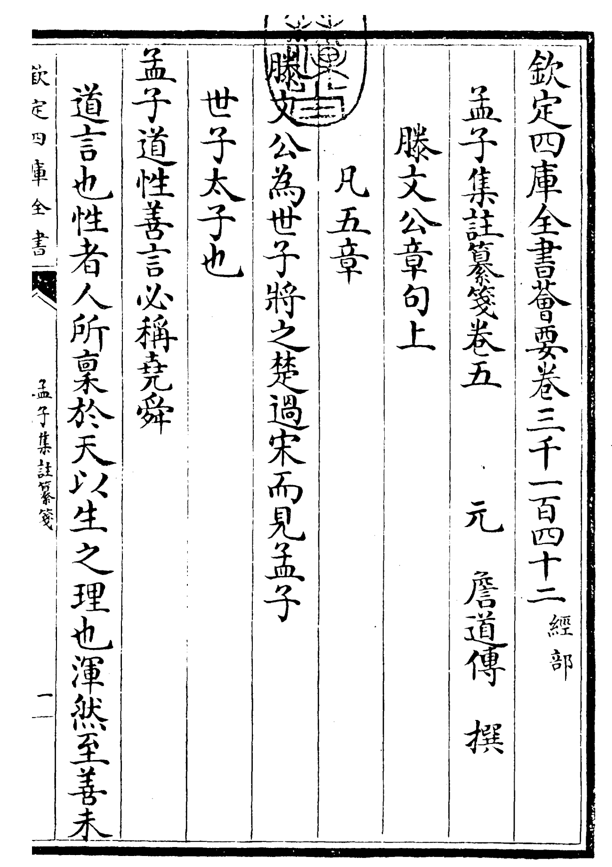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集註纂箋卷五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

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檀弓上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即此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扶又反下同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說(音悅)命篇瞑眩憒(古對反)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甸反)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見喪大記）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文王之子周公旦其子伯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而魯祖周公為長（上聲）兄弟

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周禮六官天官為冢宰地官為司徒春官為宗伯夏官為司馬秋官為司寇冬官為司空司者以其各主

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非人所主天官冢宰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諸侯五月而葬記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别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記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廬之禮謂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以辟風寒若廬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圍障之也袒露也蓋未葬則倚木為廬故云未葬居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不得謂之倚廬矣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草土也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於外寢凡初喪居廬堊室子為父臣為君各依親疏貴賤之序又按唐大歷中有楊垂撰喪服圖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墻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為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

開户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塊其廬南為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牆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户室施薦木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為小功緦麻次施牀並西户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為父與母同為繼母慈母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準母其堊室及幕次不必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説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悦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悦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此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左定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君焉用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産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之地在國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有溝則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則萬畝之田也洫倍溝洫上有涂可

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則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直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畧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内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

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陰焰云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壙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扶問反下同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

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禄滕巳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惡死經書冬十月子卒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禄之法不可偏廢也金氏曰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為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禄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金氏曰此兩句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録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又如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爲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見王制圭田無征疏不言世禄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周禮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侯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畒之田愚按此百畒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畒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畒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養去聲别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禄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去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同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改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音扣口椓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為

食貨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隂陽醫方稱黄帝之說也金氏曰黄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策故隂陽家說時日吉凶多推言黄帝醫家亦本黄帝岐伯設為問答之辭傳述古語雜以附會然比之諸家號為精深輔氏曰使眞有神農黄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不稱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子分別必列反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宫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冬官考工記摶埴之工陶旊賈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甑甗之屬旊人為瓦簋有虞氏尚陶器貴質故也旊音甫又音倣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字）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

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馬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音隔)津(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

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然則朱子亦因郭璞註而誤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皆由陸而至其後夫差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不通至哀九年始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為禹蓋因此也○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别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疏說文種曰稼斂曰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畢公為三后是也稷名棄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

生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書皐陶謨篇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來如字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

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君盡言哉君貌之大廣蕩蕩

則法也論語註則猶準也當以為正

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上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本古注疏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有若

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音干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佛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賛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音乂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上聲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

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反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

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

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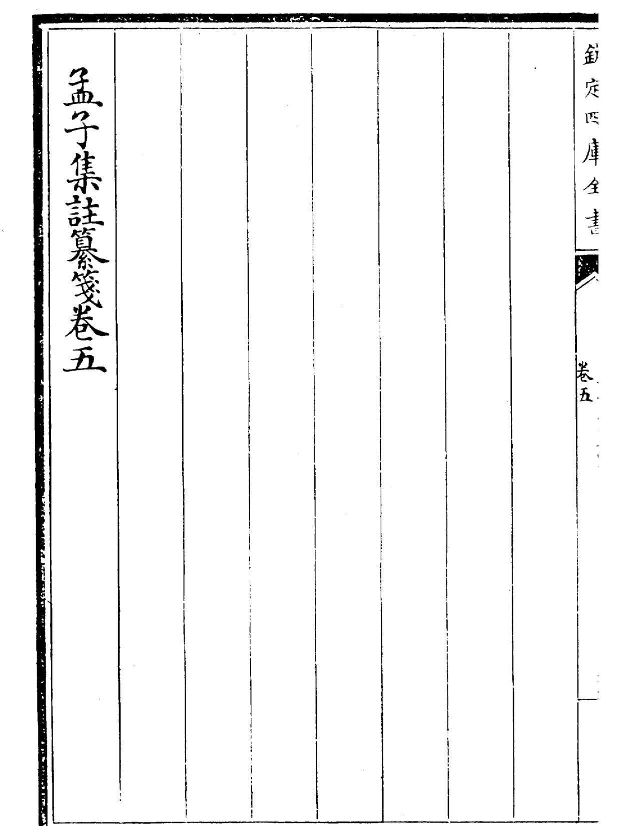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
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祖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
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
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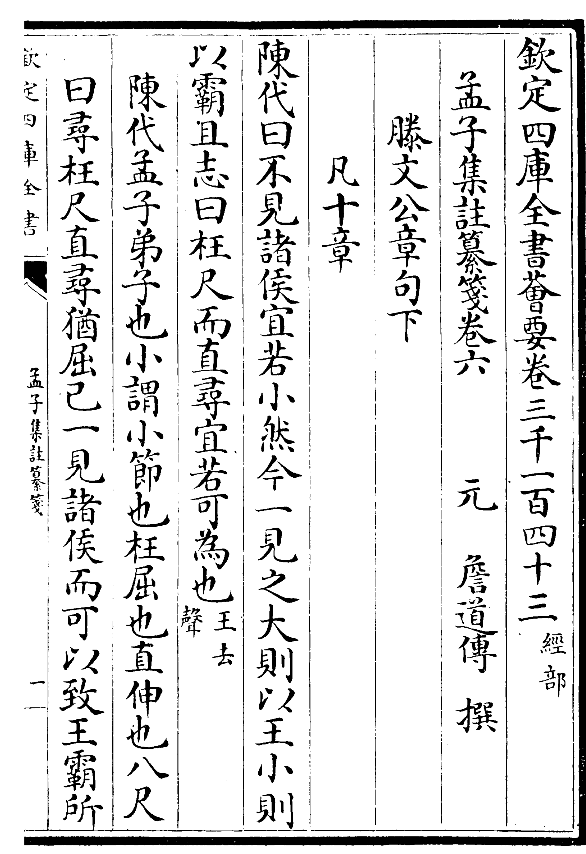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平聲蔂見論語功虧一簣下也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四十三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六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事見左昭二十四年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仲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䇿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趙岐註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横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五御逐禽左是也○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慣同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金氏曰衍即犀首也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如字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名鎬昭武人曾受學於朱子曰戰國之時聖賢通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横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

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大宗伯以禽作

出疆載之者（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引禮曰至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之文諸侯為藉秦昔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按國語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卿大夫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内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注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暉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弗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季春朔旦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卒蠶事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為此繭欲為祭服也副之為言覆也若今之步摇首著副身著褘衣然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歟三盆手者三淹也淹去聲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互言天子諸侯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此王制之文注云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

反所以覆敷救反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周禮冬官梓人為筍簴為飲器為侯鵠匠人掌建國營國為溝洫此梓匠之異也輪人為輪為蓋輿人為車此輪輿之不同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謨官反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王

偃走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古註夏諸侯嬴姓之國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疏禮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疏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

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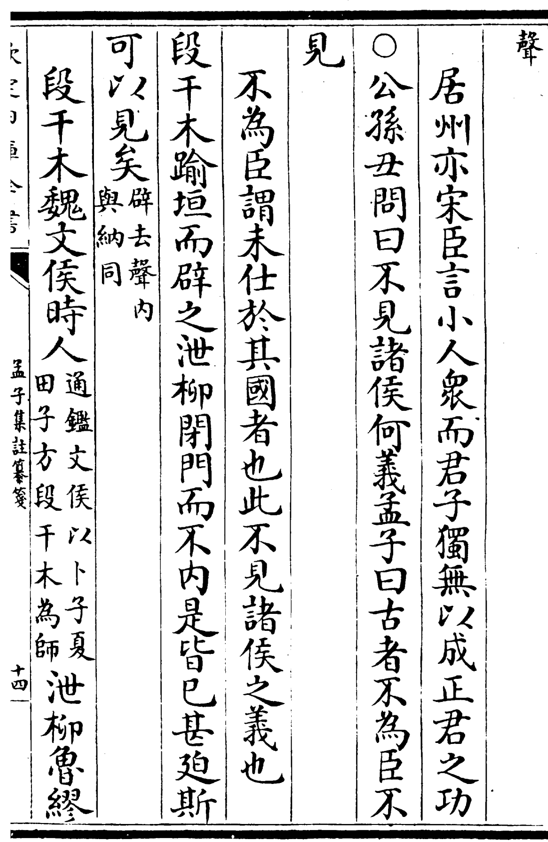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蚤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音歡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内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通鑑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為師泄柳魯繆

音目公時人泄柳即子柳見後篇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巳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音烏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音古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聲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音擁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疏飛廉乃顓頊之苗裔善走其子惡來有力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宜改作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衞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去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

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横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螬音齊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

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三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六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丁兆隆